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022\*  
19 December 1991

CHINESE

## 第三〇二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12月12日星期四，下午4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沃龙佐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成员国</u> ：	奥地利	霍恩菲尔纳先生
	比利时	诺特达姆先生
	中国	金永健先生
	科特迪瓦	阿诺先生
	古巴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厄瓜多尔	阿亚拉·拉索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印度	梅农先生
	罗马尼亚	门蒂亚努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森先生
	也门	阿尔菲先生
	扎伊尔	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
	津巴巴韦	曼本格圭先生

\* 为技术理由重新印发。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1-62066

下午4点55分开分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3263和Add.1)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想通知安全理事会,我收到了加拿大、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该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埃克查霍斯先生(希腊)和阿克辛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基尔希先生(加拿大)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要忆及,在安理会磋商过程中,安理会成员已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应邀请奥斯曼·埃尔图格先生。除非我听到任何反对意见,否则我将认为安理会决定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埃尔图格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埃尔图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按照其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安理会各位成员面前有载于文件A/23263/Add.1的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秘书长报告。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面前还有文件S/23281,其中载有在安理会磋商过程中制定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已准备为就其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我听到任何反对意见,否则我现在就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奥地利、比利时、中国、科特迪瓦、古巴、厄瓜多尔、法国、印度、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扎伊尔、津巴布韦。

主席(以俄语发言):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723(1991)号决议。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霍恩菲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在其1991年6月14日的第698(1991)号决议中,承诺根据依要求提供的秘书长报告,并在1991年12月15或该日之前,下一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期限时,就使联塞部队具有健全和稳妥的财政基础所要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根据几分钟前通过的第723(1991)号决议,安理会延长了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但并未使其具有健全和稳妥的财政基础。因此,安理会要么违反了自己在第698(1991)号决议中作出的承诺,要么就是决定不作出决定,并以不采取行动作出了消极的决定。

我绝对没有必要在此再次重申要使联塞部队具有健全和稳妥的财政基础的一切论据,秘书长曾多次提议这样做,最近又在其1991年10月15日的报告S/23144中提出。这些论据已载入这份报告和提供部队的国家提交的各项文件中。所有其它维持和平行动均按《联合国宪章》第7(2)条由分摊的会费提供资金,这绝非巧合。秘书长理由充分的建议和上述论据也是朝着分摊会费方面的行动得到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支持的原因,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一些成员--均为常任理事国--提出的相反意见,说得客气点,是不令人信服的。

任何其它的维持和平行动都没有象联塞部队这样得到如此彻底的研究和审查。就其规模相对而言,它已经是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使国际社会耗资最少的。因此,它对提供部队的国家来说耗资最大。我们平均已经承担本国参加部队的三分

之一的费用。但是,如果允许安理会就朝着分摊会费的方向作出决定的话,本来可能会为联合国进一步节省30%的费用,因为提供部队的国家已经表示理解。暂时的内部困难,无论是财政困难还是其他困难,绝不能干扰安理会行使其职责,否则将有损这一重要机构的信誉。

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全部意义就是声援,即国际社会声援需要支持的人。这种声援可以有多种形式,但为了使其可信和有意义,国际社会不能局限于创立维持和平行动和投票支持其延长任务期限。声援必须采取交款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提供人员的形式。

奥地利27年来一直提供人数最多的部队之一,以此,向塞浦路斯表示声援。我可以诚恳地说,表示这种声援绝非别有用心。我们在塞浦路斯没有任何利益,既没有历史、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也没有其它利益。

鉴于安理会一些成员未能作出积极反应,奥地利现在必须对其将来在联塞部队中的作用进行反思,我想其他提供部队的国家也将这样做。奥地利现在要认真研究其各种选择并重新研究是否继续参加。

主席先生(以俄语发言):我请加拿大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基尔什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祝贺你担任12月份的主席。

我非常感谢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给予我参加今天下午本次会议的机会,并让我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讲几句话。

然而,安理会各位成员都知道,我国代表团本来并没打算在本次会议,而是打算在安理会处理联塞部队财政问题本来要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发言。

安理会理事国还将了解到,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已达到了危机的地步。的确,安全理事会在1990年6月15日的一项主席的发言(S/21361)中已承认了这一事实,当时联塞部队帐目上拖欠的款项达1.793亿美元。今天,这一赤字达1.861亿美元,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将近整整一年以前,我在安理会上讲到这一问题,当时联塞部队的捐款国正力图

使部队具有健全而有保障的财政基础。一周之后，佛蒂埃大使在第682(1990)号决议通过之后在安理会发言，说明为了使某些常任理事国确信有必要将联塞部队安排在一种分摊捐款制度之上所作的许多努力。

我今天不再重复这一说明。但是，我要提醒安理会的成员，特别是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常任理事国，联塞部队的捐款国在过去一年中不断努力，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建议安理会自1992年1月1日起为联塞部队建立一个分摊捐款的制度。安理会成员可以回顾1991年6月14日第698(1991)号决议。该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指出，安全理事会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并在1991年12月15日或该日之前延长联塞部队下一次任务期限时，就为使联塞部队具有健全而有保障的财政基础所要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

秘书长的报告是1991年10月15日作为S/23144号文件发出的，其中表明，除了分摊捐款之外没有解决联塞部队财政危机的可供选择的可行办法。因此，显然建立这种分摊捐款制度的任何建议都应当在现在举行的会议之前立即举行的安理会另一次会议上审议。

可惜，多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次反对使用分摊捐款来资助联塞部队，并表示它们目前不支持建立这一制度。因此，可以说安全理事会没有履行其在第698(1991)号决议中所载的责任。

加拿大十分感谢安全理事会内的某几个代表团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我们完全理解为什么它们在没有多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支持的情况下决定今天下午不提交供表决的提案。

我们还感谢与我们一起向联塞部队提供军队的国家及塞浦路斯政府在过去27年中所作的努力和提供的支持，但是，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允许安理会解决联塞部队的财政困难。

这一令人十分遗憾的决定与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持续作用与性质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不无关系。

加拿大对如此多年之后依然未能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深感不安。我们知道实现解决的努力是持续不断的，而我们充分支持这些努力。

我们支持这些努力是因为我们知道维持和平本身并不是目的。维持和平并不解决问题。相反，其目的是要为公正、平等地解决问题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不幸的是，27年之后，尽管作了大量努力，联合国仍然未能在塞浦路斯实现这一解决办法。

如果联合国继续无法实现这一解决，那么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对联塞部队的长远的前途进行彻底的审查。这一审查工作不仅应当考虑如何在陷入僵局的进程方面减少花费稀少的资源，而且还要考虑部队本身的作用。

对于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财政压力，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对维持和平部队提出的相竞争的要求，使这一审查工作变得十分重要。这一点特别有意义，因为安理会正在考虑建立联合国组织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维持和平行动。加拿大准备参加这一审查。

为联塞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为该部队承担财政负担已有27年多了。它们愿意尽量减少其今后提出的数额，以便在分摊捐款的制度下减少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费用。要求提供部队的国家继续无限期地承担不相称的负担完全是不公平的。

加拿大依然致力于寻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暂时——暂时——，我们仍然决心继续参加联塞部队。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通过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通知秘书长，如果安理会如同过去一样在今天的会议上决定延长联塞部队的任期，那么加拿大将在今后六个月内维持其目前对联塞部队提供的军队。

但是，安理会成员应当理解，加拿大目前对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所提供的捐助不能无限期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出于我今天下午所列举的所有理由，我们将审查我们继续参加联塞部队的问题。

总之，鉴于可能在柬埔寨和南斯拉夫等地也可能建立费用昂贵的维持和平行动，

我谨在此将我国政府的立场记录在案,即应当保持为维持和平行动使用分摊资助的根本原则。此外,这种资助制度应当尽早扩大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部队。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塞浦路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1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特别高兴看到苏联常驻代表在国际事态发展的这一关头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国塞浦路斯一向与苏联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

同时,主席先生,我请求你向你的前任罗马尼亚常驻代表转达对他受之无愧的祝贺。特别提到并感谢他以堪称楷模和娴熟的方式指导安理会11月份工作,是很恰当的。挑选联合国新秘书长的进程有条有理地进行,最后安理会向大会推荐了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名字,这正体现了这一点。

我还想借此机会最衷心地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一致通过第723(1991)号决议。我们也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赞赏,尽管联塞部队面对不断恶化的财政危机,这些国家在最后的任务期限内继续坚定不移地把他们在联塞部队中的部队及其服务保持在最高职业化水平上,这种水平现在已成为联塞部队的同义语。对他们的继续支持,我们只能表示感谢,并希望使联塞部队保持在成功地履行其职责所要求的水平这一迫切需要得到必要的长期承认。

把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和秘书长的斡旋使命一道体现了安全理事会和至整个联合国仍然关心并认真致力于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时候向下列人员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是恰当和合适的:联塞部队指挥官克利夫·米尔纳将军及其官兵,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利翁大使,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先生和候补特别代表古斯塔夫·菲塞尔先生。他们都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不懈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安理会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无论是象刚才通过的这种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决议,还是重申安理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先前决议的第716(1991)号决议,都由

于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任期届满而具有更大的意义和重要性。安理会最近的实质性决议第716(1991)号决议更大的意义是,它允许新任秘书长在履行其职责、考虑塞浦路斯问题时有必要的基础结构,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理论和立场都很恰当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认为,重申塞浦路斯的解决应该以遵守和实施安理会决议和尊重《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准则为基础是恰当的。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仍然致力于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尽管土耳其迄今为止在秘书长的努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并通过扩大国际社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意志这样做。

至于联塞部队最重要的财政问题,我想重申我们重视部队的继续存在,其人数应足以使它有效地履行在这一特别关头非常必要的职能。

联塞部队是以分摊的会费资助联合国行动的普遍准则的唯一例外,这是荒谬的,如果不是时代错误的话。我们向提供部队的国家表示感谢,同时我们恳求他们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把使联合国最成功的维持和平行动处于危险之中的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以与该问题的重要性相符的方式、并根据所有其他类似行动中通行的传统方法迅速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仔细听取了奥地利常驻代表和加拿大代表的发言,我们注意到他们所说的一切。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现在还不可能把联塞部队的资金建立在可靠安全的基础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帮助达成一项适当的解决方案。

我将和以往一样简略地叙述自上次1991年6月14日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和秘书长斡旋使命以来发生的事件。

在上次延长以后,在安卡拉和尼科西亚开展了一连串的活动,加紧了努力,特别是在1991年7月和8月。

美国总统布什7月中旬访问了雅典和安卡拉,8月份宣布一个由秘书长主持的有关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将于9月份召开。



卡米利翁先生和菲塞尔先生的穿梭外交继续进行,到8月中旬阐述了具体设想,安卡拉非常支持国际会议。

一种普遍盛行的乐观情绪持续到9月初,不是因为人们已忘记,大约三年来,每当谈判接近关键时刻,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志就会获得突破,土耳其和登克塔什先生就会提出站不住脚的要求;不是因为任何人已忘记,1990年2月,登克塔什先生甚至不允许谈判在纽约开始;而且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次土耳其肯定不能够无视对不是别人而是美国总统所作的承诺。但它这样做了,以它惯常的泰然自若的方式这样做了。

不可避免的是,有必要以安理会决议的方式发出严厉警告,以便以正视听,并且一劳永逸地结束对第649(1990)号决议的歪曲和国际关系中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

因此仅在两个月以前,1991年10月11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716(1991)号决议,每个人都知道其存在的理由与导致1990年3月通过第649(1990)号决议的理由一样。当时,正如我所说的,打算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的谈判甚至没有开始。谈判瓦解了,土耳其一方企图提出与安理会使命相反的概念和先决条件。

这次,土族塞人同样坚持更加不可接受的先决条件,土耳其出乎意料地否认它在夏季进行的一系列紧张磋商中对秘书长的代表和有关国家所作的所有灵活性和诚意的表示,这迫使安理会通过了第716(1991)号决议。

秘书长1991年10月8日的报告(S/23121)特别说明,由于土族塞人领导宣称他的一方享有脱离的权利,并且由于登克塔希先生。

“企图对经过讨论的意见文本作广泛的更动”,(S/23121,英文第17段)僵局又一次出现,安全理事会在研究了这份报告后认为有必要通过一项决议,作为将消除阻挡谈判进程的巨大障碍的适当力量。

我们知道,第716(1991)号决议核可了秘书长的报告,即土耳其方面严厉批评并认为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份报告。而且,该决议重申安全理事会以前关于塞浦路斯的所有决议,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这些决议以及1977年和1979年高级别协议所载的所有商定的原则。该决议通过重申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也准确和无可

争议地明确规定了寻求公正解决办法的标准。

请允许我指出,正如第716(1991)号决议第3段所指出:

“……塞浦路斯解决办法的基本原则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不得全部或部分地与任何其它国家合并,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分治或分离。”

这一段毫不含糊地明确和最后拒绝了土耳其方面关于分别享有主权和自决权的要求,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有任何疑问。即使我们假设,第3段的含义有一点点可疑之处,那么还有第5段,该段:

“呼吁各方充分遵守这些原则并在这些原则范围内进行谈判,不得提出与这些原则相左的概念。”

这一澄清和重申使人没有任何误解的可能。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认为第716(1991)号决议是积极的。并且接受它,认为它表达了国际社会排除障碍、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高级别协议和国际法各项原则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集体意愿。此外,我国政府明确指出,它愿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第716(1991)号决议所阐述的各项目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0月12日,即一致通过该决议后的第一天,登克塔什先生愤怒地予以拒绝,称其为“完全不能接受”。同一天,他的政权决定对联合国人员及外国外交官封锁所谓边界——即以武装力量分割塞浦路斯的亚蒂拉线——48小时,以示对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抗议。

土耳其的反应较迟,但同样令人失望。其反应的形式是当时的土耳其外交部长萨发·吉雷先生签署的一封长信,该信应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请求,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S/23156)分发。

该信的主要目的是重申土耳其政府关于塞浦路斯的立场,并且要“根据这种情况澄清“土耳其政府对第716(1991)号决议各项内容的理解。该信说,土耳其有“某些保留和反对意见,”接着便对安全理事会这项决议进行了若干站不住脚的解释。

安全理事会不仅核可秘书长的报告和意见,而且正如第716(1991)号决议第1段所指出,还“赞扬秘书长在过去几个月所做的努力,”土耳其外交部长不顾这一事实,竟然重申其政府反对该报告的某些方面。

土耳其或在这方面联合国任何其它会员国至少应该铭记——特别上在海湾危机及其严厉警告之后——鉴于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性质,不得对其作任意或有选择性的解释,接受这些决议也不得附加任何先决条件。

但是,苏里曼·多米热尔总理的新政府似乎对此充耳不闻,他11月25日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演讲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716(1991)号决议,谈到各塞浦路斯社区的主权。至于登克塔什先生,他在最近接受一份希族塞浦路斯人报纸的冗长采访中重申了他的顽固态度和永远坚持不合时代精神的概念的态度以及强硬立场,其大意体现在这样傲慢的语言中:“我们过去无论‘同意’过什么,我们都不受其约束”。塞浦路斯问题目前正在经历一个微妙阶段,安全理事会呼吁有关各方得采取任何可能使这个阶段恶化的行动,上述言论和声明直接违反了这一呼吁。

此刻我谨强调指出,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是针对塞浦路斯所有有关方面的,而不仅仅是针对两个社区的。第716(1991)号决议特别是执行部分第5和7段重申了各当事国的参与。极端重要的是,卷入这个问题的所有国家真诚地和切实地作出努力,通过充分遵守各项解决标准和联合国各项决议以及两项高级别协议屡次确认的各项原则,争取在谈判进程中迅速取得进展。

无论如何,安全理事会现在不仅应该密切注意对第716(1991)号决议的行动和反应,而且应保证该决议应该执行,不得再拖延。我们都听到这些问题,听到了加拿大代表刚才的发言。安全理事会和每个理事国都完全了解谁应负责,谁在阻挠解决问题。第716(1991)号决议以及作为其依据的那份报告非常明确。安全理事会成员现在应根据该决议采取适当补救行动。

最后,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硕果累累的十年之后,行将离任,在我结束发言时,我要重申我国以及我个人对他的感激。这是在他任内举行的最后一

次塞浦路斯问题会议。我与秘书长相识已久,有许多机会密切观察他的工作方法,这不仅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他以特别代表、副秘书长和秘书长的身份,干得很出色,堪称典范,多次几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他对待必须处理的众多问题的态度上,这些问题从人权到解决冲突,应有尽有。

即使是第一次见到他,人们便可立刻感觉到他对问题的透彻了解、他温文有礼的举止,他处逆境而不惊的能力、他的方法和风格,在最近的演变过程中,他制定正确航程的能力便是证明。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塞浦路斯感激他。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我国和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埃克查霍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主席。我相信,在你经验丰富和卓越的指导下,安全理事会将能以极大效力开展工作并且取得成功。我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罗马尼亚的奥里尔·格拉戈斯·门蒂亚努大使表示祝贺,他在11月份履行职责过程中表现出了技巧和领导能力。

希腊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在他最近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所表达的观点——载于1991年10月15日的文件S/23144号和1991年11月30日文件S/23263——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存在和作用仍然必不可少。因此,希腊政府赞成将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并注意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对此事项行使其专有的主权权利,同意这样做。由于令人遗憾的是,今年6月以来出现的关于在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期望迄今毫无结果,这样做更有必要。

为联塞部队提供资金这一长期而日益严重的问题引起我国的严重关注。该部队的财政情况使一个非常成功的和平行动受到损害。希腊完全赞成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建议,他在提交安理会关于联塞部队筹资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

“鉴于目前安排不令人满意和不公平,我愿重申我长期以来的建议,即安理

会核可从1992年1月1日起按维持和平经费分摊比额表以分摊缴款办法支付联塞部队的费用”(S/23144,第25段)。

我国政府呼吁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确保正确和公正地为联塞部队筹集资金,正如它们为它们授权的所有维持和平行动所做的那样。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即使新的制度使我国分摊的捐款数额减少,我国政府也保证维持目前每年自动捐款800 000美元的总额。

我代表我国政府诚挚感谢提供部队国家的政府继续致力于塞浦路斯的和平事业。如果没有它们的宝贵支持,联塞部队的存在将濒于危殆。我们确实非常感激它们。

我们还要感谢和深切赞赏联塞部队司令克莱夫·米尔纳少将以及他指挥下的全体官兵。

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即1991年10月8日的文件S/23121,概括了最近几个月里他在斡旋使命的范围内所做的坚持原则的不懈努力,其目的在于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作出一个新的宪法安排,在联邦、两族和两区的基础上调节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塞浦路斯土族人之间的关系。

秘书长在这一报告中,特别是在第17和19段中明确指出,土耳其方面对新的僵局负有全部责任。

安全理事会赞扬了秘书长的努力,并在1991年10月11日的第716(1991)号决议中核可了他的报告和意见。此外,安全理事会重申了以前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持久解决的基本原则的一贯立场,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以及不得整体或部分与其他国家联合和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分治或脱离。第716(1991)号决议的第5段还要求各方进行谈判,但不得提出不符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概念。

当我国政府欢迎第716(1991)号决议,并再次强调准备和愿意与秘书长合作时,应对僵局负责的土耳其政府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毫不含糊地批评了

秘书长关于其斡旋使命的报告以及“它的作者”。

土耳其政府在载于1991年10月21日的文件S/23156中的一封信中表示赞成登克塔什先生的消极反应,认为这是对第716(1991)号决议的“完全有理由的保留和反对”(S/23156,附件)。因此,登克塔什先生的消极反应再次表明它们双方都继续故意漠视和无视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

塞浦路斯问题一致是,并且将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独立的会员国领土进行侵略和外来占领的问题。它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以及土耳其也曾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

200 000难民被剥夺了祖传的家园和财产以及行动自由的悲惨情况、土耳其将80 000土耳其定居者移居到该岛被占领土上,企图以此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结构的蓄意政策、飞地居民的困境以及土耳其方面不愿意查明1 619名失踪者命运方面进行合作的态度都已是众所周知的,并有文件为据,对此,我就不再向安理会详细陈述了。

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任期将在几星期后届满。我代表希腊政府对他为促进塞浦路斯问题得到持久、公正解决所作的宝贵、有原则的和一贯的努力表示深切的赞赏和崇高的敬意。他正直的人格以及他的耐心和毅力是令人钦佩的。他在谋求塞浦路斯和平过程中进行的悄悄外交肯定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我还要诚挚地感谢和赞赏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利恩先生和副特别代表格斯塔夫·菲塞尔先生对秘书长始终不渝的协助。

虽然我们对至今为止在谋求谈判解决问题方面缺乏具体进展感到失望,但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国际社会对协助秘书长的努力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秘书长努力的目的是使由于35 000多名土耳其士兵继续存在而仍然处于分裂和被占领状态的最后一个欧洲国家重新统一。

现在我只能表示希望秘书长根据第716(1991)号决议将要提出的关于其斡旋使命的下一份报告将为谋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铺平道路。但只有在土耳其遵守联合国

所有有关决议,特别是第716(1991)号决议,进行有效和真诚的合作时,这才可能做到。

请各位相信,我国政府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密切合作下,将充分支持即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履行安全理事会交付给他的为谋求公正、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进行的斡旋使命。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奥斯曼·厄特格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且发言。

厄特格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我非常愉快能在这里就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任务延期问题向安全理事会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给予我这个机会。主席先生,我还要祝贺你当选为12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你丰富的经验和外交才干将保证成功指导安理会的审议。

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罗马尼亚常驻代表在11月份期间干练和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不打算作详细发言,以免占用安理会许多宝贵的时间。我的目的是利用这一机会——我们一方的唯一机会——来回顾塞浦路斯问题在过去28年里一直无法解决的原因。这正是联塞部队在该岛驻扎27年的原因,也正是因此在人们对为这一部队筹措资金的困难日益关注的同时安全理事会每隔六个月就不得不开会讨论这一问题。

安理会充分意识到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如何在1963年通过将土族塞浦路斯人驱逐出整个国家机器而有意地摧毁了两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因此,我不会重复这些众所周知、材料翔实的事实。然而,我认为承认这场针对两族共和国的政变导致产生的希族塞浦路斯当局是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是一种历史性错误,造成了深远的后果。如果当时避免了这一点,今天就不会有塞浦路斯问题了。

我指出这些事实的意图不是要怪罪谁,或试图重新编写历史,而是想回顾对我们的人民造成的和仍在造成的严重不公正的根源。在我们寻求纠正这一不公正时,要

求土族塞人将其未来建立在过去、或现在不复存在的两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废墟上是不公平的，土族塞人的未来应建立在健全的不听从于希族塞人奇想的新政治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在继续寻求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知道希族塞人领导人是否准备承认这些事实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必追溯很远就会认识到自冲突开始至今该岛上两个民族之间的争论所在。一名杰出的希族塞人政治家、两族会谈中前希族塞人谈判代表格拉夫科斯·克莱利迪斯先生在他题为《塞浦路斯：我的作证》的回忆录第三卷中指出：

“正如希族塞人一意寻求的是塞浦路斯应该是一个希族塞人国家，土族塞人作为少数民族得到保护一样，土族人则一意寻求破坏任何此类努力，保持在他们看来是《苏黎世协定》在两族之间所造成的伙伴关系的概念。因此，这场冲突是一场原则的冲突，为此原则，双方都打算继续争论，甚至在必要时动武，而不会妥协。

“甚至在今天，同样的原则仍在冲突，尽管邦联的解决办法已被接受——尽管邦联不过只是组成邦联的各州、省或县之间的一种宪法的伙伴关系。”

尽管一些杰出的希族塞人甚至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坚持把塞浦路斯问题歪曲为入侵和占领问题。这种做法清楚地显示出希族塞人这一方面距离谈判解决有多远。如果对病情做出错误的诊断，我们就不能够希望找到正确的药方。

土族塞人一方摒弃一切声称塞浦路斯问题是入侵和占领问题的说法。这种说法旨在将塞浦路斯问题歪曲为土耳其同希族塞人之间的问题。这种完全无视土族塞人作为平等的一方存在的做法不符合现实、绝对不会导致出现公正、持久的解决。

同样，我们不能接受任何人断言或甚至暗示以塞浦路斯共和国为伪装的希族塞人是君临我们或整个塞浦路斯的统治者。这种说法在现实上、法律上或道义上都没有根据。我们没有声称自己是君临希族塞人或整个塞浦路斯的统治者。让他们也不



要声称是君临我们或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样我们也许能够平等地建立一种将是两族、两区邦联的伙伴关系。

人们会想起，当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在1960年成立时，主权被移交给两族，而非只是其中之一。当我们仅在三年之后被人用武力赶出该共和国时，我们没有屈服于希族塞人，没有放弃我们的权利和在主权中平等的份额。通过成功地抵抗企图加于我们的控制，我们继续拥有1960年解决办法带来的一切权利和属性，包括主权。

因此，如果告诉土族塞人，在过去28年的经历之后，这一权利对他们已不复存在，那是既不现实，也不公正的。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有同样的权利去主宰他们自己的事务和命运。这是得到安全理事会确认的、作为邦联解决办法基本特性之一的两族政治平等的产物。

关于塞浦路斯的会谈未能取得最后结果，因为希族塞人、除其他事情外，还顽固拒绝承认土族塞人的政治平等。仅仅六个月以前，在6月份，我们还愕然地听到希族塞人代表就在本会议厅否认这一基本原则。我们的惊愕不是源自我们不了解希族塞人方面对政治平等的否定态度，而是因为这一原则在本论坛被如此公然地否定了。为了简短地提醒大家，我愿读一下逐字记录。马夫罗马蒂斯先生说：

“平等是就两族会谈来说的谈判过程中的平等，因为不能将一个国家和一个族等同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可能发生在哪里。”(S/PV.2992第38页)

由于土族塞人一方在安全理事会没有答辩权，我当时无法对此发言作出反应。但是，我认为即便是现在，我也无须作出反应，因为我认为安理会在那之后通过确认两族的政治平等，已对这种非建设性和挑衅性的发言做了适当的回答。

现在坐在这里声称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代表就在不久以前以希族塞人谈判人的官方头衔在两族间会谈上代表希族塞人方面。我们认为，他的地位的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在谈判中实际上代表争端的一方时，他怎么能够在这里或其他地方声称自己代表塞浦路斯的两方呢？过去28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只要这种基本的

反常继续下去，希族塞人方面不大可能接受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土族塞人分享权力的方案。

土族塞人方面通过接受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的所有方面充分显示了其要求公正、可行解决的愿望。我们认为，该决议为朝着谈判解决取得进展提供了、并在继续提供独特的机会。

我们只能认为此后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即第716(1991)号决议，是对第649(1990)号决议的确认。鉴于土族塞人方面对第716(1990)号决议的看法已在最高一级——由拉乌夫·登克塔什总统陈述了，我不再重复这些看法。然而，安理会无疑注意到了希族塞人方面是如何迅速和急切地利用该决议，甚至到了试图在其文本上增加字句的程度。

这肯定不利于恢复为公正、持久解决所进行的谈判。此外，我们认为在该决议之前的报告中所做的指责其中一方的企图是不当的。

尽管如此，土族塞人方面并没有放弃谈判进程。我们认为，两族领导人直接会谈以消除妨碍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取得进展的分歧仍然是取得进展的最好途径。

在和解之风吹遍世界、长期的冲突正成为过去的时刻，一场恶毒的敌视的运动正在塞浦路斯展开。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就是希族塞人，受害者是土族塞人，牺牲品则是在两族之间建立作为可行、行得通的解决办法的先决条件的友好关系的前景。

过去，在安理会发言的我们人民的代表多次对在塞浦路斯内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体育领域针对土族塞人不断进行的运动表示愤慨。遗憾的是，在过去六个月中，这些敌视活动不仅在继续，而且范围也在扩大。

这种用心险恶的禁运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希族塞人法庭最近判决一位丹麦船长奥雷·潘德森先生罚款300塞磅。他的罪行？由于他曾造访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法马古斯塔港。

在位于联合国控制的缓冲区内的剩下的唯一一个两族杂居的村庄皮拉，由于希族塞人当局对居民强制实行限制性措施，局势依然紧张。当村中的土族塞人居民试

图在现有的清真寺边建起一座角楼时，敌对再次出现。即便这种纯系宗教活动也会激起希族塞人方面完全无视宗教容恕的原则作出狂怒的反应。

同时，希族塞人反对在皮拉土族塞人居民家中安装电话线路，因而限制了我们人民的通讯自由。

也许更为不详的事态发展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继续开展花费大笔资金在南部集结军事力量的运动，其中还包括获取高技术武器。我们已经向秘书长转达了这一重新武装的运动的细节及我们对这一可能很危险的事态发展的忧虑。

除此以外，还使我们忧虑的是南部行政和军事当局的好战言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马科普路斯将军的言论。这位希族塞人国民卫队即将离职的指挥官说，这支部队：

“能够战斗、想要战斗和知道如何战斗。”

他还敦促希族塞人当局继续大力执行重新武装计划。我们希望，鉴于这一赎武行为，正在向希族塞人出售武器的国家将重新审查它们的政策。

我现在简要评论一下秘书长关于目前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维持和平行动的报告（S/23263和Add.1）。该报告中一再提及所谓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这种提法显然与该岛的法律和政治现实不符，是我们方面不能接受的。而且，该报告含有不准确的東西和有欠公正的言论。我们认为，这有损于报告的客观性。

现在谈谈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问题。我要重申，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是土族塞人无法接受的，其原因已在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以前会议上阐明。任何把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称作塞浦路斯政府的决议是土族塞人无法接受的，因为此类决议无视塞浦路斯目前的现实，并企图否定双方平等的原则。

但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愿意在1991年6月宣布的同一基础上接受联塞部队在其领土上的存在。（见S/PV.2992，英文第29页）。这样，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与联塞部队间的合作原则、范围、方式和程序将以我国政

府即将作出的决定为基础。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联塞部队目前的任务是与今天已发生剧变的条件和形势不相符的。鉴于塞浦路斯目前的现实和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所阐述的方法,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估联塞部队的任务。这不仅是对目前形势的一个反应,而且也符合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解决的决定。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借此机会向一位为公正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为整个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工作的政治家表示敬意。我当然是指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他为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值得称颂的努力不仅包括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努力,而且在此之前作为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所作的斡旋努力。我们人民将永远把他当作一位孜孜不倦的和平缔造者和珍贵的朋友铭记在心。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表示感激,祝他今后身体健康、幸福和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当选秘书长布罗特斯·布罗特斯·加利阁下。我国政府和人民欢迎他当之无愧地当选担任这一职务。他不仅来自一个离我们这一地区很近的国家,而且熟悉这一地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势。我们祝愿他在执行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的崇高任务中取得成功。

最后,我要感谢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奥斯卡·加米里昂先生和格斯塔佛·费赛尔先生所作的宝贵努力和贡献。我还要感谢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汀和联塞部队指挥官克利英·米尔内少将在指导联塞部队维持和平行动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厄塔克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看到与土耳其有着最亲密的友好睦邻关系的国家的代表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你作为政治家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的众所周知的品质将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确保安全理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许多任务。

我还要向尊敬的罗马尼亚常驻代表蒙特鲁大使表示敬意，他在十一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表现出智慧和巨大才能。

现在，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进行每半年一次的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的工作。我要借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一下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的立场。

两周以前，土耳其成立了新政府。新任总理德米瑞尔向大国民议会阐述了新政府的纲领。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说：

“塞浦路斯问题已进入第二十八个年头。土耳其衷心希望这一问题能毫不拖延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得到解决。我国政府认为，通过对该岛的存在和未来享有同等权利的两族进行建设性的、有意义的对话，塞浦路斯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我国政府认为，鉴于现实和惨痛的历史事件，只有通过双方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双区、双族的联邦伙伴关系才能确保土族塞人的安全和繁荣。我们仍然希望，通过两族间的对话并通过和平手段可以找到解决办法。通过施加外来压力或扩大问题的范围是不可能加速这一和平进程的。在这一框架内，我国政府将全力协助并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并将坚决支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提高土族塞人的繁荣水平和促进他们的发展努力。”

这一立场符合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并且支持塞浦路斯两方间进行谈判，以实现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原则。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希族塞人领导人为把这一问题国际化而继续进行的努力，他们这样做大概希望外人能够或将强加一项违背塞浦路斯未来联邦双方中的一方的根本利益的解决办法。必须重申，要建立这样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除了未来双方以和解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诚实、有意义和实质性的对话以外，别无他法。

秘书长可以通过其斡旋努力加速这一进程。第716(199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

设想的三方高级会议也可能成为一个能够促进实现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机制,但是,它不应该被看成把解决办法强加给有严重疑虑的双方的机制。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中东宗派暴力事件的悲剧性后果。现在,我们看到在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民族间暴力事件中这种悲剧在重演。我们必须提防播下塞浦路斯未来种族暴力的种子。塞浦路斯最近历史中已经充满了种族纷争。防止这一危险的唯一保障是该岛的两族间进行直接对话并达成协议。

但是,应该指出,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和解的真正愿望,这一对话将永远不会达成协议。几分钟以前,我们都听到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驻纽约代表厄塔克先生列举了希族塞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通过其他一切可能的方法损害土族塞人的一些例子。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也不是过分热情的官员的反常行为。这是一场企图有系统地破坏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旅游业、对外贸易及生存本身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为摧毁土族塞人精神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一场运动。

塞浦路斯问题是1963年12月、整整28年前提到安全理事会的,那时两种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分裂成两个种族组成部分。我不准备分析在1963年12月那些决定命运的日子里塞浦路斯为什么和如何分裂了。我不会发出指责,因为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所有我要回顾的就是近三十年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处理塞浦路斯分裂问题。在所有这些年里,安理会通过了各种决议,要求一种解决办法,逐步形成以塞浦路斯两族人民的政治平等为基础的双种族、双地区的联邦。希族塞浦路斯人对土族塞浦路斯人进行无情的消耗运动是否能导致这样一个联邦?提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不中肯吗?希族塞浦路斯人有一个令人厌倦的习惯,就是挖掘安全理事会70年代通过的决议并虔诚地要求严格执行这些决议。难道现在不是他们重新审查他们对未来伙伴的态度的时候了吗?除非他们放弃对抗政策、采取和解政策,否则他们将使塞浦路斯的团结成为不可能而继续违反安全理事会90年代通过的决议。

我国政府不能接受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中“塞浦路斯政府”的提法。安理会知道我国立场的根据,我现在就不重复了。但是,我国政府不反对将联塞部队的期限

再延长六个月。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表达我国政府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感谢,他为完成他的斡旋使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耐心的努力和出色的技巧,再加上他熟知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这些都使我们的秘书长得以在促进谈判进程中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在他担任秘书长期满、我们向他道别之际,我要说,土耳其将不会忘记他在联合国服务期间所作的努力。

正如我国政府一向全心全意地支持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塞浦路斯进行斡旋工作一样,我国政府将为他的继任者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提供同样的支持。我们衷心希望新秘书长将能够在他的前任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便在近三十年的冲突之后,塞浦路斯两族人民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伙伴关系。

最后,我要向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代表奥斯卡·加米利奥先生和费塞尔先生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使命所作的工作。我还要感谢联塞部队的男女官兵以及他们的司令米尔纳少将对联合国的忠诚服务。

当希族塞浦路斯人代表发言时,他所说的话显然需要被驳斥,因为它们与事实不符的那些说法以前就提出过,也被驳斥过;我不想占安理会的时间再驳斥它们了。如果他的对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厄尔图格先生认为需要告知安理会他的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我肯定他会晚些时候以书面形式这样做的。

我的希腊同事也重复了一些以前在安全理事会上的说法,并在那些时候得到了答复。我将不再重复以前说过的话,避免延长这次辩论。我仅仅回顾我们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客气话。

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主席,你刚才叫我发言的方式就是对占领我国的那个国家的代表的答复。如果土耳其代表坚持他向另一个会员国代表谈话的那种完全隔离的方式,我认为他应当发起重写《宪章》的活动。这将是应当

做的一件诚实的事，而不是继续这种绝对隔离的态度，这同进入这个房间的任何人都

不相称。

我还想谈另一件事。我们听到前一个发言者说到挖掘70年代的决议。我恐怕挖掘这些决议的不是我们。是由安理会成员们今天在回顾这些决议。所以我们一起受到诽谤，这使我的负担大为减轻。

让我再次提醒土耳其代表另外一件事。他们几乎没提及第716(1991)号决议。我要告诉他们，他们也知道，安全理事会决议不象一个点菜单，任他们挑、选冷盘或主菜；除非他们学会他们必须尊重所有那些决议，否则我不指望我们将能取得任何进展。我特指那个极为必要的第716(1991)号决议，正如我已经详细解释的那样。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埃克查霍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时间很晚了，我不想占用安理会宝贵的时间。我只谈一谈土耳其代表提出的两点。

他在发言中提到第649(1990)号决议，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登克塔什先生1990年2月要求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个民族和土族塞浦路斯社区单独的自决权，在这一要求造成僵局之后，安全理事会应秘书长的要求通过了那个决议，我认为回顾一下这些可能是有益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最新的第716(1991)号决议毕竟未作任何其他事情。它重申了第649(1990)号决议，实际上是完成和解释了这个决议，我认为那两个决议都应执行。

土耳其代表提出的第二点是他提到政治平等。我要提醒他，安全理事会第716(1991)号决议体现了秘书长关于政治平等的定义，正如他在1990年3月8日的报告中所概括提出的，将在新的塞浦路斯联邦国中实行这种政治平等。秘书长在那个报告中具体指出，政治平等不是指在所有联邦机构中都有相同数量的人员参加，它应当反映在各个方面，包括两个联邦国家的平等以及相同的权力和职能，两个社区共同批准宪法和控制宪法修正的进程，有效参加联邦政府的所有决定和机构，保证保护两个社区不受联邦政府可能的有害决定的损害。



主席(以俄语发言):没有人再要求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现阶段对其日程上的项目的审议。

下午6时20分散会。